

doi:10.3969/j.issn.1673-9833.2019.04.014

# 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夏旭红, 肖芍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金融学院, 广东 广州 518000)

**摘要:** 参考 M. Sarma 提出的指数计算方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选取 9 个经济指标综合计算我国各省市普惠金融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其中 30 个省 2006—2017 年的经济数据, 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基于差分 GMM 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普惠金融指数结果表明: 近十年来, 我国整体的普惠金融水平有了一定的进步, 但地区差异相对较大。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从长远来看, 其贡献并不显著。因此, 应努力探索普惠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效互补机制, 增强经济增长潜力并加快经济发展进程。

**关键词:** 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指数; 经济增长; 面板数据

**中图分类号:** F830; F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33(2019)04-0080-07

**引文格式:** 夏旭红, 肖芍芳. 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2019, 33(4): 80-86.

## Measurement of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Level and Its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XIA Xuhong, XIAO Shaofang

(School of Finance,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8000, China)

**Abstract:** In reference to the index calculation method proposed by M. Sarma, combined with China's actual economic situation, nine economic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to calculate the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of China's provinces and cities. On this basis, a study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impact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economic growth by citing the economic data of China's 30 provinces from 2006 to 2017, and by using fixed effect model and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based on DiffGMM. The results of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show that in the past decade, China's overall inclusive financial level has made some progress, while with a considerable regional discrepanc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clusive finan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but its contribution is not significant in the long run. Therefore, gre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explore long-term complementary mechanisms for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enhance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and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economic growth; panel data

收稿日期: 2018-05-23

作者简介: 夏旭红 (1994-), 女, 湖南永州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金融,

E-mail: 1334465410@qq.com

通信作者: 肖芍芳 (1964-), 女, 湖北武汉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国际金融, 民间金融的教学和研究,

E-mail: hbxsfang@163.com

## 0 引言

从2014年到2019年,普惠金融已经6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压力和经济下行的内部压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明确判断:我国经济运行主要矛盾仍是供给侧结构,仍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认为,解决好对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信贷支持和金融服务,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由于金融机构的逐利性特点,金融资源的配置往往更倾向于大型企业或是强势个体,造成大量小微企业和弱势个体无法有效获取必要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而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普惠金融的发展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普惠金融”英译为“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首次提出的、之后更广泛使用的概念。它的基本含义是,金融体系应当具有高度包容性而非排斥性,能够为所有经济个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

目前,普惠金融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经济理论,但它无疑被视为解决贫困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增长、提高人民的“财务福祉”、实现包容性社会的重要机制。鉴于此,本文拟利用我国其中30个省市2006—2017年的经济数据,对近十余年我国各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以期对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 1 文献综述

2005年5月,国际劳动组织在日内瓦召开了一次关于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全球会议,关于普惠金融发展的讨论达到了顶峰,会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是正式提出了“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从此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正式被列入国际议程。

T. Beck等<sup>[1]</sup>研究发现,银行网点和ATM人均数量较高的国家,其企业往往认为融资受到的阻碍较少,因此认为银行部门可用性的增加可以有效地缓解企业的融资限制。M. Sarma<sup>[2]</sup>在T. Beck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普惠金融指数,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可使用性两个方面选取指标,并且参考人文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计算了94个国家和地区2004—2014年的普惠金融指数。结果显示,样本的总体平均指数从2004年的0.373上升到2010年的0.478,说明各国普惠金融总体发展水平逐步提高。此外,研究者发现普惠金融对收入水平也存在一定的正向影响。S.

K. Sethy<sup>[3]</sup>发现,家庭融资数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利用ATM机和银行网点的密度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并验证了其与经济增长的单调关系。

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始于2006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焦瑾璞研究员率先在亚太地区小额信贷论坛上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王睿等<sup>[4]</sup>提出,普惠金融体系的最主要特征就是稳定、公平、效率、与经济结构的适应程度等。焦瑾璞<sup>[5]</sup>指出,普惠金融体系是对现有金融体系不足的补救措施,必须从广度和深度上来完善金融体系,也依靠技术创新、政策支持来鼓励金融市场向贫困偏远地区开放,提供价格合理、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高霞<sup>[6]</sup>通过研究金融的历史起源和本质特征,指出金融从来就是或应当是具有普惠性质的,而普惠金融不等同于小额信贷、扶贫金融、政策性金融、全民借贷等,而是坚持金融为最广泛社会大众服务的一种金融发展方式。宋晓玲<sup>[7]</sup>通过对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明显缩小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普惠金融研究主要是普惠金融应该使全民受益,即普惠金融具有包容性,它是一套全方位的完整金融体系,在讲求金融机构数量的基础上更要讲求质量,普惠金融应当确保所有的惠及人群都能够以可承受的价格来享受信贷和其他金融服务。但目前对普惠金融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其概念、意义、影响因素和发展水平的测度方面,尚缺乏对普惠金融发展实际效应的研究。

## 2 普惠金融水平的衡量及评价

本研究采用M. Sarma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算方法,选取我国其中30个省市2006—2017年的相关经济数据,从人口的服务可得性和金融产品的使用情况,即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两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普惠金融指数。另外,指标选取同时兼顾银行、保险和证券3个方面,以便更全面客观地反映我国各地区普惠金融的实际情况与地区差距(文中的计算普惠金融指数和实证分析的相关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具体指标包括:金融机构网点个数/ $10^4 \text{ km}^2$ 、金融机构网点个数/万人、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数量/ $10^4 \text{ km}^2$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万人、金融机构各项人均存款/人均GDP、金融机构各项人均贷款/人均GDP、保费收入/人口数量、保费收入/GDP、股票与债券市场融资/GDP(见表1)。采用的公式如下:

$$IFI_j = \frac{1}{k} \sum_{i=1}^k \left( \frac{x_{ij} - m_i}{M_i - m_i} \right)^r$$

式中： $IFI_j$ 为第j个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 $k$ 为指数构成中指数个数； $x_{ij}$ 为地区j在第i个指标上的具体数值； $M_i$ 和 $m_i$ 分别为第i个指数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r$ 为一个常数（ $0 < r < 1$ ），表示各指标对普惠金融指数的敏感度。

在计算过程中，综合参考文献[8-9]的计算方法，分别将 $r$ 取0.25, 0.5, 0.75计算，如果比较各计算结果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特别是 $r=0.25, 0.5$ 与 $r=0.5, 0.75$ 的相关系数都在0.95以上，那么就使用 $r=0.5$ 的计算结果。本研究取 $r=0.5$ 。

计算结果见表2（计算的普惠金融指数与下文中的克强指数是相对数，并不代表各省市的绝对经济发展水平）。

表2 我国其中30个省份2006—2017年的普惠金融指数

Table 2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of China's 30 provinces from 2006 to 2017

省份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北京	0.71	0.73	0.74	0.78	0.80	0.77	0.79	0.78	0.84	0.82	0.81	0.78
天津	0.53	0.56	0.53	0.55	0.56	0.54	0.55	0.56	0.57	0.60	0.62	0.62
河北	0.34	0.35	0.35	0.40	0.40	0.39	0.39	0.38	0.43	0.44	0.48	0.49
山西	0.44	0.39	0.42	0.46	0.45	0.46	0.46	0.49	0.49	0.53	0.56	0.56
内蒙古	0.31	0.30	0.27	0.33	0.34	0.34	0.26	0.36	0.38	0.40	0.44	0.47
辽宁	0.42	0.45	0.45	0.44	0.48	0.46	0.45	0.47	0.50	0.53	0.59	0.59
吉林	0.38	0.37	0.37	0.40	0.40	0.37	0.37	0.39	0.40	0.45	0.48	0.49
黑龙江	0.33	0.31	0.33	0.37	0.38	0.37	0.38	0.39	0.42	0.44	0.45	0.48
上海	0.63	0.67	0.57	0.70	0.75	0.71	0.73	0.74	0.77	0.79	0.81	0.80
江苏	0.39	0.40	0.42	0.43	0.45	0.45	0.46	0.47	0.49	0.51	0.54	0.55
浙江	0.46	0.49	0.50	0.52	0.54	0.54	0.55	0.56	0.58	0.59	0.62	0.61
安徽	0.35	0.35	0.35	0.38	0.39	0.38	0.37	0.39	0.42	0.45	0.47	0.46
福建	0.37	0.38	0.39	0.41	0.42	0.41	0.42	0.44	0.46	0.48	0.50	0.49
江西	0.32	0.32	0.33	0.35	0.36	0.35	0.36	0.38	0.40	0.43	0.44	0.45
山东	0.35	0.35	0.34	0.37	0.36	0.39	0.40	0.41	0.43	0.45	0.46	0.48
河南	0.32	0.31	0.32	0.35	0.36	0.36	0.37	0.39	0.39	0.42	0.36	0.46
湖北	0.34	0.34	0.35	0.37	0.38	0.38	0.37	0.38	0.39	0.39	0.42	0.44
湖南	0.31	0.32	0.32	0.35	0.35	0.34	0.34	0.35	0.36	0.39	0.41	0.42
广东	0.43	0.44	0.43	0.46	0.48	0.47	0.48	0.49	0.51	0.53	0.54	0.55
广西	0.28	0.28	0.27	0.31	0.33	0.32	0.33	0.35	0.36	0.38	0.40	0.40
海南	0.38	0.36	0.37	0.39	0.42	0.39	0.42	0.43	0.45	0.48	0.52	0.53
重庆	0.40	0.38	0.41	0.44	0.45	0.45	0.46	0.47	0.48	0.48	0.47	0.48
四川	0.37	0.37	0.39	0.42	0.44	0.43	0.44	0.45	0.47	0.48	0.50	0.50
贵州	0.32	0.32	0.32	0.33	0.36	0.35	0.36	0.38	0.40	0.42	0.44	0.44
云南	0.27	0.34	0.33	0.37	0.38	0.37	0.37	0.38	0.40	0.41	0.43	0.42
陕西	0.39	0.39	0.40	0.41	0.42	0.41	0.41	0.43	0.44	0.47	0.49	0.49
甘肃	0.36	0.35	0.36	0.41	0.40	0.40	0.42	0.43	0.45	0.49	0.52	0.52
青海	0.30	0.34	0.30	0.36	0.38	0.39	0.41	0.42	0.44	0.46	0.47	0.49
宁夏	0.41	0.41	0.41	0.43	0.44	0.43	0.44	0.45	0.47	0.51	0.51	0.52
新疆	0.35	0.35	0.33	0.37	0.39	0.39	0.40	0.41	0.42	0.45	0.47	0.47

普惠金融指数越高，意味着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根据文献[10]的定义，0~0.40为低水平的普惠金融，>0.41~0.50为中等水平的普惠金融，

表1 普惠金融指数指标体系  
Table 1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system

维度	具体指标	指标含义
金融服务的可得性	金融机构网点个数/10 <sup>4</sup> km <sup>2</sup>	每万平方公里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金融机构网点个数/万人	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营业网点数量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10 <sup>4</sup> km <sup>2</sup>	每万平方公里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个数/万人	每万人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数量
	金融机构各项人均存款/人均GDP	存款服务使用情况
	金融机构各项人均贷款/人均GDP	贷款服务使用情况
	保费收入/人口数量	保险密度
	保费收入/GDP	保险深度
	股票与债券市场融资/GDP	证券融资方式使用情况

>0.50~1.00为较高水平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总体来看，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江苏省、浙江省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地区都还有待改善。

按照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经济区域划分标准,本研究将我国其中30个省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区域。其中东部经济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广东、辽宁、山东、福建、浙江、海南等省(直辖市);中部经济区包括湖南、湖北、江西、山西、安徽、河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广西等省(自治区);西部经济区包括甘肃、青海、陕西、宁夏、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新疆等省(自治区)。将各区域所包含省份的普惠金融指数求平均值得到各大经济区域的普惠金融指数,并制成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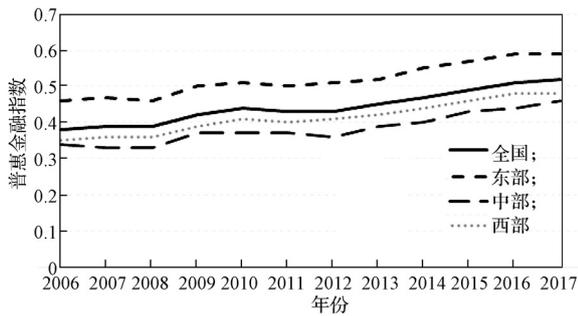


图1 全国与各地区普惠金融指数趋势图

Fig. 1 A trend map of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三大经济区域的普惠金融指数变化情况与我国整体变化情况的趋向几乎一致。其中,东部区域2008年和2011年的普惠金融指数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相比于落后区域的金融业发展较好,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更大,同年其他区域的普惠金融指数则停滞不前。其余年份,我国整体与各大经济区域的普惠金融指数都呈稳步上升趋势,发展态势良好。截至2017年底,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区域的普惠金融指数相比于2006年分别上升了28.26%,35.29%,37.14%。

从截面数据看,东部经济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要远超中、西部经济区域,在我国区域经济中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其次是西部经济区域,中部经济区域排最后。西部经济区域的普惠金融水平高于中部地区,可能得益于国家强力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近年来,虽然我国中西部经济区域的经济已经得到较大的发展,但是与东部经济区域的差距仍然非常大,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而从上文的分析中也可以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很不均衡的结论。

### 3 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 3.1 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借鉴周斌等<sup>[11]</sup>的研究方法,将计量模型中的被

解释变量确定为克强指数,用它表示我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徐强等<sup>[12]</sup>的“修正克强指数”计算指标与方法,再根据数据的可得性,选取了研发支出/GDP、能耗强度、中长期贷款发放量这3个指标构建我国其中30个省市的2006—2017年的克强指数,并利用熵权法确定研发支出/GDP、能耗强度、中长期贷款发放量的比例分别为0.2687,0.0185,0.7128。

我国各省市的普惠金融指数为核心解释变量,数据为上文中计算出来的普惠金融指数(IFI)。此外,本研究参照文献[13-14]的研究方法,引入通货膨胀水平(INFLATION)、贸易开放度(OPENNESS)、财政支出规模(GOV\_SIZE)、创新水平(INNOVATION)、人力资本(SCHOOLING)和产业聚集程度(CYJ)这6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见表3),以提高实证分析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表3 变量一览表

Table 3 List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构造方法	数据来源
KQI	克强指数	克强指数评价体系	国家统计局
IFI	普惠金融指数	普惠金融指标评价体系	普惠金融指数
SCHOOLING	人力资本	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国家统计局
GOV_SIZE	财政支出规模	财政支出/GDP	国家统计局
INNOVATION	创新水平	(专利申请数/每百万人口)的对数	国家统计局
OPENNESS	贸易开放度	进出口总额/GDP	国家统计局
INFLATION	通货膨胀水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年=100)的对数	国家统计局
CYJ	产业聚集程度	二三产业生产总额增加值/GDP	国家统计局

依据新古典增长模型与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和数据的特征,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构建计量模型(1)来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KQI_{i,t} = \gamma_0 + \gamma_1 IFI_{i,t} + \gamma_2 Z_{i,t,j} + \lambda_i + \epsilon_{i,t}, \quad (1)$$

式中:  $\gamma_0$  为常数项;  $\gamma_1$  为IFI的系数;  $\gamma_{2,j}$  为第j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j=1, 2, \dots, 6$ ;  $\lambda_i$  为省份固定效应;  $\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 下标中,  $i$  表示个体(省份),  $t$  表示时间。

已有大量学者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为了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普惠金融指数与克强指数之间的联立内生性问题,特将普惠金融指数与克强指数的一阶滞后加入解释变量中<sup>[15]</sup>,建立如下基于差分GMM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2):

$$KQI_{i,t} = \gamma_0 + \gamma_1 KQI_{i,t-1} + \gamma_2 IFI_{i,t} + \gamma_3 IFI_{i,t-1} + \gamma_4 Z_{i,t,j} + \lambda_i + \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gamma_0$ 为常数项； $\gamma_2$ 为 $KQI_{i,t-1}$ 的系数； $\gamma_3$ 为 $IFI_{i,t-1}$ 的系数； $\gamma_{4,j}$ 为第 $j$ 个控制变量的系数， $j=1, 2, \dots, 6$ ； $KQI_{i,t-1}$ 为 $KQI$ 的一阶滞后项； $IFI_{i,t-1}$ 为 $IFI$ 的一阶滞后项； $\lambda_i$ 为省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为随机扰动项；下标中， $i$ 表示个体（省份）， $t$ 表示时间。

### 3.2 实证结果分析

分别采用OLS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个体随机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所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4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系数及检测量	Ordinary Least Square	Fixed Effect Model	Random Effects Model
$\gamma_1$	0.153*** (0.054 2)	0.373*** (0.051 8)	0.408*** (0.050 6)
$\gamma_{2,1}$	-0.126*** (0.024 7)	-0.158*** (0.027 2)	-0.195*** (0.025 9)
$\gamma_{2,2}$	0.030 2*** (0.003 20)	0.007 05** (0.003 44)	0.015 1*** (0.003 33)
$\gamma_{2,3}$	-0.005 17 (0.004 60)	0.019 6*** (0.005 21)	0.011 9** (0.005 13)
$\gamma_{2,4}$	-0.003 64 (0.010 7)	-0.171*** (0.013 2)	-0.120*** (0.011 0)
$\gamma_{2,5}$	-0.135 (0.144)	0.183** (0.077 9)	0.151* (0.088 6)
$\gamma_{2,6}$	0.041 6 (0.070 1)	0.292*** (0.112)	0.206** (0.099 1)
$\gamma_0$	0.511 (0.670)	-1.295*** (0.378)	-1.078** (0.421)
$N$	360	360	360
$R^2$	0.547	0.728	

注：\*、\*\*、\*\*\*分别为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由表4可以看出，3个不同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系数差别很大，所以需要验证进行选择，下面考虑两种假设检验：

1) 假设检验一：混合回归与随机效应模型的选择

原假设：模型中没有反映个体特征的随机扰动项，选择“混合回归”。

备择假设：模型中有反映个体特征的随机扰动项，选择“随机效应”。

2) 假设检验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选择

原假设：误差项个体效应分变量与解释变量不相关，选择“随机效应”。

备择假设：误差项个体效应分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选择“固定效应”。

假设检验一与二分别通过LM检验和Hausman检验来检测，结果见表5。

表5 假设检验

Table 5 Hypothesis test

检验名称	统计量数值	P值
LM 检验	403.46	0.000 0
Hausman 检验	93.12	0.000 0

由表5的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假设检验一与二都拒绝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相对来说更真实有效，同时固定效应模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内生性问题。

进一步考虑到可能存在异方差，将聚类稳健标准误加入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修正，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为0.373，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的大部分控制变量对经济增长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符合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表6 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6 Model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系数及检测量	Fixed Effect Model(robust)	Different GMM
$\gamma_2$	0.373*** (0.087 6)	0.272*** (0.090 1)
$\gamma_{4,1}$	-0.158*** (0.035 3)	0.002 60 (0.011 1)
$\gamma_{4,2}$	0.007 05 (0.005 34)	-0.000 518 (0.001 11)
$\gamma_{4,3}$	0.019 6** (0.007 99)	-0.001 41 (0.002 25)
$\gamma_{4,4}$	-0.171*** (0.048 6)	-0.026 6** (0.010 6)
$\gamma_{4,5}$	0.183** (0.076 4)	0.014 0 (0.048 1)
$\gamma_{4,6}$	0.292* (0.147)	0.274*** (0.075 7)
$\gamma_1$		0.880*** (0.049 7)
$\gamma_2$		-0.202** (0.080 2)
$\gamma_0$	-1.295*** (0.366)	
$N$	360	300
$R^2$	0.728	
$AR(2)$		0.813
Hansen 检验		0.166

注：\*、\*\*、\*\*\*分别为10%、5%、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下方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基于差分GMM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使用变量 $KQI$ 的2阶滞后与变量 $IFI$ 的一阶滞后作为GMM式工具变量， $AR(2)$ 的 $P$ 值为0.813，Hansen检验的 $P$ 值为0.166，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差分GMM的方法可行，估计值相对真实可靠。由表6中差分GMM的结果知，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为0.272，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正；普惠金融指数的一

阶滞后项的系数为-0.202,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负,说明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从长期来看,还需找到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的长效互促机制。克强指数的一阶滞后项系数为0.880,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且为正,说明前一期的经济增长水平对后一期的有非常大的正向影响。

## 4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首先选取了9个指标计算我国其中30个省市的普惠金融指数,结果表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中西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普遍低于东部地区的,表明了我国各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不均衡。基于克强指数的视角,利用我国其中30个省份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相关的面板数据模型将我国传统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依据实证结果: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未来课题组需要努力探求普惠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长效互促机制,提升经济增长的潜力并加快其进程。

从总产出水平看,2009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从经济发展强度看,据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我国排名第29。由此可见,我国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通过分析35个国家的多年数据,总结如下: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同步性与正相关性,一般来说金融的超水平发挥阶段就是较快的经济增长阶段。现阶段我国金融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小于5%,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血脉,未来要实现中国梦,就必须让普惠金融体系蓬勃发展,不断提升我国的综合金融实力,并使金融业成为支柱产业。根据上文的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由政府支持和引导普惠金融的发展。比起小微型企业与个体户,大型国有企业能获得质量更好、价格更优的金融服务,于是“融资难、融资贵”成了小微型经济发展的主要拦路虎。未来要发展好我国的普惠金融体制,中央财政需要进一步做好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与风险补偿基金的管理工作,通过信用增进、风险补偿、国家财政贴息等方式让小微型企业享受合理的金融服务<sup>[6]</sup>。如,农村金融机构采取积分政策,国家对积分多的、守信用的农户或小微型企业进行奖励;对于受到地域、季节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有较高风险概率的农业生产与加工项目,政府在他们无法及时还款时给予延期或补贴支持。更重要的是,

当地的政府机关需要带动构建良好的普惠金融生态环境,并与金融机构形成合作关系,通过创造条件或放宽条件让弱势群体也能够获得所需的金融服务,进一步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2)改进普惠金融发展的监管环境。在银行监管方面,鼓励商业银行专门为小微企业及农业提供相应的金融债券,银行还要增加这一领域的资金来源,并且针对不良贷款率等方面实施严格的审核<sup>[17]</sup>。比如,在没有对金融机构产生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允许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不良贷款率高于行业不良贷款率2%。在保险业监管方面,政府要大力支持发展农业保险,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体系,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更多类型的农产品保险服务。在证券业监管过程中,证券监管部门可以制定相关的政策,确保中小企业获得所需的资金,其中可以不断完善中小企业板的相关制度,进一步扩大中小企业的股份转让范围。此外,对于重点扶贫的地区或企业,实施“即报即审、审过即发”的优惠政策。

3)积极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展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更加注重优质客户,而且在短时间内很难解决交易成本、道德风险等方面的问题,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具有先天缺陷。而互联网在这一领域具有很大的优势,可以为普惠金融创造良好的发展平台<sup>[18]</sup>。但是通过分析当前互联网金融的实际发展状况发现,其中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融资成本过高、服务目标偏移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为了保证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更好地发展,必须制定一系列有效措施,例如,利用法律制度不断优化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环境,确定行业准入门槛;针对互联网普惠金融制定相应的信用征信系统;针对小微企业和中低收入群体开发更多类型的金融产品;大力宣传互联网金融方面的知识等措施。

## 参考文献:

- [1] BECK T, DEMIRGÜÇ-KUNT A, LEVINE R. Bank Concentration, Competition, and Crises: First Results[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6, 30(5): 1581-1603.
- [2] SARMA M, PAIS J.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11, 23(5): 613-628.
- [3] SETHY S K. Developing a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and Inclusive Growth in India[J]. *Theoretical & Applied Economics*, 2016, 23(2): 187-206.
- [4] 王睿,蒲勇健.中西部地区农村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现状实证研究[J]. *统计研究*, 2008, 25(4): 108-110.

- WANG Rui, PU Yongji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Rural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08, 25(4): 108-110.
- [5] 焦瑾璞.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J]. 中国金融, 2010(10): 12-13.  
JIAO Jinpu. Importance of Building an 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J]. China Finance, 2010(10): 12-13.
- [6] 高霞. 当代普惠金融理论与中国相关对策研究[D]. 沈阳: 辽宁大学, 2016.  
GAO Xia. The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Inclusive Finance Theory and Relate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D]. Shenyang: Liaoning University, 2016.
- [7] 宋晓玲. “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均衡增长?: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 财经问题研究, 2017(7): 50-56.  
SONG Xiaoling. Does “Internet +” Inclusive Finance Affect the Balanced Growth of Urban and Rural Income?: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Provincial Panel Data[J]. Research on Financial and Economic Issues, 2017(7): 50-56.
- [8] 陈三毛, 钱晓萍. 中国各省金融包容性指数及其测算[J]. 金融论坛, 2014, 19(9): 3-8.  
CHEN Sanmao, QIAN Xiaoping. The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es of Chinese Provinces and the Measurement[J]. Finance Forum, 2014, 19(9): 3-8.
- [9] 马彧菲, 杜朝运. 普惠金融指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7, 38(5): 45-53.  
MA Yufei, DU Chaoyun. Measure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Effect[J]. Research o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7, 38(5): 45-53.
- [10] 王婧, 胡国晖. 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 金融论坛, 2013, 18(6): 31-36.  
WANG Jing, HU Guohui. The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Inclusive Finance and the Analysis of Factors[J]. Finance Forum, 2013, 18(6): 31-36.
- [11] 周斌, 毛德勇, 朱桂宾, 等. “互联网+”、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 基于面板数据的PVAR模型实证检验[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7, 38(2): 8-15.  
ZHOU Bin, MAO Deyong, ZHU Guibin, et al. “Internet +”, Inclusive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Empirical Test of PVAR Model Based on Panel Data[J].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7, 38(2): 8-15.
- [12] 徐强, 陶侃. 中国新克强指数的构建与实证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3): 107-115.  
XU Qiang, TAO Kan. Construc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ina's New Keqiang Index[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7, 27(3): 107-115.
- [13] 彭俞超. 金融功能观视角下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来自1989~2011年的国际经验[J]. 金融研究, 2015(1): 32-49.  
PENG Yuchao.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nancial Function View: International Evidence During 1989~2011[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5(1): 32-49.
- [14] 李涛, 徐翔, 孙硕. 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J]. 金融研究, 2016(4): 1-16.  
LI Tao, XU Xiang, SUN Shuo. Inclusive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2016(4): 1-16.
- [15] 杜强, 潘怡. 普惠金融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3): 178-184.  
DU Qiang, PAN Yi.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Inclusive Finance on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Inquiry into Economic Issues, 2016(3): 178-184.
- [16] 中国人民银行河池市中心支行课题组. 金融支持扶贫产业发展与风险防控问题研究: 基于广西模式视角[J]. 征信, 2019, 37(2): 73-78.  
Research Team of Hechi City Central Sub-Branch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Study on the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es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Zhong Autonomous Region[J]. Credit Reference, 2019, 37(2): 73-78.
- [17] 颜泳红, 李滢盈. 我国准金融机构的发展动态及监管对策[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23(2): 59-65.  
YAN Yonghong, LI Yingy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upervision of China's Quasi-Financial Institutions[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8, 23(2): 59-65.
- [18] 杨光.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普惠金融发展研究[J]. 征信, 2015, 33(2): 21-24.  
YANG Guang. Research on Inclus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Finance[J]. Credit Reference, 2015, 33(2): 21-24.

(责任编辑: 申剑)